

從「非典」事件看 伊斯蘭教與科學在維護 和諧社會中的同步作用*

王建平

中國上海師範大學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2002年11月至2003年7月期間，中國為一場前所未有的恐慌所籠罩。進入2003年3月底後，全國的大眾媒體每天報道的重要新聞是「非典」（非典型性肺炎的簡稱）的蔓延和預防。隨着死亡及受感染人數目的增加，使得整個社會頓時陷入恐懼。在「非典」最猖獗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電影院和劇院被迫關閉，學術研討會也被取消，政治學習只好延期，文化娛樂活動受嚴格限制，甚至絕迹於「非典」肆虐的地區。一些地區的學校校園暫時與外界隔離，旅客在火車站、機場、港口、碼頭和高速公路的收費站接受檢查是否有發熱的症狀。那段時期，好像整個國

* 此篇論文是筆者在美國費城梅塔尼克斯研究院 (The Metanexus Institute) 召開的2006年科學與宗教對話的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為此筆者感謝美方的邀請。原文是英文稿，在翻譯成中文時，筆者作了一些修改。

家霎時出現了「凝滯」的現象，「非典」給中國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陰影。西方的主要媒體甚至預測中國即將崩潰。¹

當人經受生死的磨難考驗時，中國穆斯林如何看待這場嚴重的「非典」呢？他們的反應是甚麼？他們對「非典」有甚麼解釋？他們有甚麼考慮？本文根據穆斯林教職人員、學者和知識分子在其出版的伊斯蘭刊物上針對「非典」事件所進行的伊斯蘭教理論方面的探討，以及筆者當時在北京走訪幾個清真寺的結果情況，來揭示伊斯蘭教與科學的關係，特別是通過展現中國穆斯林採取的預防「非典」的措施，來說明伊斯蘭教包含科學、科學貫穿伊斯蘭教以及伊斯蘭教與科學並行不悖的事實。儘管「非典」爆發已經過五年多了，但是中國穆斯林看待「非典」的態度，對於我們研究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關係，以及中國穆斯林在所生活的社會環境和條件中怎樣致力於社會和諧等問題，卻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這些探討對我們如何應對新一波的「禽流感」病毒具有明顯的意義。

一 穆斯林如何評說「非典」？

2002年末「非典」在中國南方出現，此後僅僅數個月，「非典」開始流行到大部分中國，包括香港地區。到了2003年4月底，數千人受「非典」感染，全世界有三十多個國家相當多病人因「非典」而死亡。在「非典」危機中，中國是最大的受害國。「非典」傳播如此之快，病情又發展如此迅速，遠遠超出了人的想像力和承受能力，這是疾病史和傳染病史上前所未有的。²

¹ 筆者當時所閱讀的*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和*the New York Times*等報紙都流露出這樣的觀點；甚至美國政府的個別官員也有這樣的憂慮。

² 關於這方面的報道，可以查看當時的主要報紙和中國衛生部的網站以及在搜索工具查詢「非典」，即可得到大量有關資訊。

當人聽到有關「非典」的消息和遭遇到「非典」時，大多會發問：為甚麼「非典」如此肆虐？穆斯林還想從這樣的問題找到答案：為甚麼「非典」發生在中國？主要的原因是甚麼？中國穆斯林認為下列因素導致了「非典」，由此探究了這場可怕的瘟疫的根子：

(1) 今日世界的道德淪喪。他們認為，醜陋的拜金主義生活、極端自私行為和理念使人忘卻了真主的存在以及背離了真主的教導。(2) 當今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失卻信仰的物質主義者沈醉於欲望和奢侈的生活，人尋找、捕捉、殺戮，然後烹調和食用野生動物。根據伊斯蘭教的教導，這樣的行為真是醜陋。在廣東，一些人吃果子狸肉，實在該受譴責。然而，如此惡行竟然長期為輿論忽視，公眾對此置若罔聞。(3) 富豪大款豢養像狗、貓、蛇和魚等寵物。甚至某些人與寵物一起睡覺，親吻寵物，與寵物接觸密切。這種人和寵物之間的親暱關係違反了正常的道德和倫理觀念。因此，「非典」的出現是真主對人類的懲罰。³

與此同時，穆斯林討論了生態環境問題，以及在生態環境破壞方面人對自然所犯的罪行。西安的一位穆斯林學者指出：過去很長時間，人濫用了自然力，現在證明，人在自食其果。根據2002年的統計數據，中國三分之二的大城市的空氣受到污染，空氣質量未能達標，這造成了對人身體的危害。中國七大水系的水也不很乾淨，不同程度地被廢水污染。⁴

穆斯林認為，真主在《古蘭經》中警告世人，他對人類所幹的壞事洞察分毫：「不然，他們以前所隱諱的，已經為他們而暴露出來。即使他們得復返人世，他們仍必再犯他們以前所被禁戒的事。他們確是說謊的人。」⁵這是「非典」爆發後一家伊斯蘭刊物發表的言論。

³ 一梓：〈衛生與「非典」〉，《穆斯林通訊》（2003年6月），頁4。

⁴ 西安清真寺的阿訇劉保光：〈非典後的感悟〉，《穆斯林通訊》（2003年7月），頁3。

⁵ 馬堅翻譯：《古蘭經》(6:2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95。下同。

由於人和自然的關係失去平衡，導致了生態環境的大災難，人也因而備受煎熬苦難，也使得穆斯林責怪那些沒有信仰的人，認為後者應當為破壞了人和自然的和諧關係而負責。一位穆斯林提到「非典」時說了這樣一段話：「人類不能侵犯剝奪包括微生物在內的生物的生存空間，如果擾亂了他們的均衡生存秩序，細菌病毒就會報復人類，這次非典最初幾位患者，都是野生動物的捕獵和宰殺者，就是明例。」他引用了聖訓：「慘殺生命必遭真主的懲罰。」⁶

根據科學實驗的觀察，「非典」的病毒來自野生動物果子狸。在南方地區的大城市飯館，果子狸的肉被認為最鮮美。甘肅一位伊瑪目爭辯道：一般人把果子狸的肉看作是味道最好的肉，食用它對人體有壯陽滋補的功效。所以，非穆斯林就對果子狸肉進行烹調，作為佳饌。結果，他們就殺害和食用這樣的野生動物。人還非法和野蠻地屠殺其他動物，這等行徑的確毀壞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一些人甚至食用婦女分娩後的胎盤，認為嬰兒的胎盤對壯陽有很大的好處。這樣的醜行必然遭到真主的嚴厲處罰。⁷

論及人和自然的關係，阿訇經常引用《古蘭經》中的話：「災害因眾人所犯的罪惡而顯現於大陸和海洋，以至真主使他們嘗試自己的行為的一點報酬，以便他們悔悟。」⁸真主責備那些邪惡的人：「他轉臉之後，圖謀不軌，蹂躪禾稼，傷害牲畜。真主是不喜作惡的。」⁹《古蘭經》還教導人，「在大地上行走的獸類和用兩翼飛翔的鳥類，都跟你們一樣，各有種族的——我在天經裏沒有遺漏任何事物；一切鳥獸，都要被集合在他們的主那裏。」¹⁰

⁶ 劉保光：〈非典後的感悟〉，頁3。

⁷ 北京清真寺的阿訇烏瑪：〈虐待動物與非典啟示錄〉，《阿敏》（2003年第2期），頁46。

⁸ 《古蘭經》(30:41)，頁312。

⁹ 《古蘭經》(2:205)，頁23。

¹⁰ 《古蘭經》(6:38)，頁96。

根據阿訇的觀點，伊斯蘭教法強調保護自然，因此禁止虐待動物，禁止無辜地殺害這些動物或飼養寵物。伊斯蘭教還為人分清了允許食用的和禁止食用的肉類。這些事實說明，穆斯林國家和地區在「非典」肆虐的時期沒有受到殃及，是因為崇拜真主的人受到了真主的至慈至憫的眷顧，獲得真主的佑護。這證明了「穆斯林是最優秀的民族」。伊斯蘭教的生活方式和飲食戒律保障了信仰者的安全。為預防「非典」發生，政府所採取的措施與穆斯林保持身體健康的衛生習慣是多麼相似啊。因此，伊斯蘭教的偉大在「非典」災難事件中再一次地被證實了。穆斯林真誠地相信，人類在真主的襄助下肯定會戰勝「非典」。他們的真宰，宇宙的創造者保佑他們。¹¹

當穆斯林解釋「非典」是真主懲罰忘恩負義的人類對自然犯下的罪行時，他們把穆斯林感染到「非典」病毒這樣的現象看作命運。上海一位叫易葛拉欣的穆斯林在「非典」時期引用了《古蘭經》的一段話：

在真主那裏，的確有關於復活時的知識，他常降及時雨，他知道胎兒的（性別）；而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明日將做甚麼事，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將死在甚麼地方。真主確是全知的，確是徹知的。¹²

在講經中為了告誡人民增強自己戰勝「非典」災難，一段經文常被阿訇念誦：

在憂患之後，他又降安寧給你們，使你們中一部分人瞌睡；另一部分人則為自身而焦慮，他們像蒙昧時代的人一樣，對真主妄加猜測，他們說：「我們有一點勝利的希望嗎？」你說：

¹¹ 北京清真寺的阿訇烏瑪：〈虐待動物與非典啟示錄〉，頁46。

¹² 《古蘭經》(31:34)，頁316。

「一切事情，的確都是真主所主持的。」……「（真主這樣做），以便他試驗你們的心事，鍛煉你們心中的信仰。真主是全知心事的。」¹³

當穆斯林面對災難，就想到真主，只有真主具有大能、萬能、超驗和無所不在的品質，他給人決定任何嘉獎和災難，幸福和厄運。只有真主是救治者，他不為病魔削弱，也不睡眠，也不遭難。易葛拉欣在探討伊斯蘭教教義的文章中對教民是這樣說的。¹⁴

儘管作為信仰堅定的信士，穆斯林應該認識到，「非典」是真主對人類施行的懲治和磨難，它還是警告人類不要再犯錯誤的警鐘。人類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觀念並自我反省。¹⁵

一位元穆斯林根據《古蘭經》的指示，對中國的總體意識即宗教是落後迷信、反科學的東西提出回應，他說病死的牲畜肉或得瘟疫而死的動物屍體能滋生和繁殖各種病毒。血液包含了某種對人非常有害的體液和排泄物。至於豬肉，由於它非常髒而具有病毒和細菌，因此可能容易使人和家禽致病，並且容易導致新的變異病毒。¹⁶ 這樣，在反「非典」的宗教講道中，伊斯蘭教的教職人員再次申明穆斯林不吃豬肉和不食用血的原因，由此重新增強了穆斯林禁食豬肉的特性。不吃豬肉是穆斯林與中國社會中以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非穆斯林處理兩者關係上一個比較重要的分歧和障礙。

¹³ 《古蘭經》(3:154)，頁50。

¹⁴ 易葛拉欣：〈寫在「非典」春天的書簡〉，《上海穆斯林》（2003年第1-2期），頁45～46。

¹⁵ 西安劉保光：〈非典後的感悟〉，頁3。

¹⁶ 引自2003年5月12日的《參考消息》中的文章，頁13。

二 伊斯蘭教倡導健康衛生的生活方式

在「非典」事件中，穆斯林教職人員和學者在討論伊斯蘭衛生學、營養學和維繫健康之道方面的理論的文章中，經常引用《古蘭經》和《聖訓》（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論）、《遜奈》（先知穆罕默德的行為）的教導和告誡。

在伊斯蘭教創立前，阿拉伯人在飲食方面沒有任何限制。比如，他們食用蛇肉、老鼠肉、猴子肉、蠍子肉、刺蝟肉或者病死的動物肉。¹⁷ 然而，進入了伊斯蘭教紀元後，穆斯林就遵照《古蘭經》規定的戒律和禁令。比如《古蘭經》說，「眾人啊！你們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且佳美的食物，你們不要隨從惡魔的步伐，他確是你們的明敵。」¹⁸ 《古蘭經》還明確地說，「他只禁止你們吃自死物、血液、豬肉，以及誦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但為勢所迫，非出自願，且不過分者，那末，真主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的」。¹⁹ 這方面的規避某些食品和肉類，反映出為了人類的身體健康而採用的科學方法，因此，伊斯蘭教為穆斯林規定了正確的生活方式，指示他們在真主的指引下正確地規範自己。

在「非典」危機中，穆斯林經常引用《古蘭經》所規定的飲食戒律，以此來顯示：穆斯林遵行的宗教確實是他們最高超的信仰和真理之路，它是指引人走向幸福的康莊大道。如此的說教確實讓穆斯林牢記，他們是真正的信仰者，他們的宗教是超越了中國社會中其他信仰傳統的崇高精神制度和體系。

¹⁷ 甘肅省康樂縣康豐鎮段家坪清真寺阿訇馬斌武：〈從非典談伊斯蘭教飲食律法〉，《甘肅穆斯林》（2004年第2期），頁18。

¹⁸ 《古蘭經》(2:168)，頁18。

¹⁹ 《古蘭經》(16:115)，頁210。

2002年末「非典」在中國爆發後，由於許多人死於這場瘟疫，一部分羣眾變得如此驚慌和恐懼，以至盲目地採購他們認為能預防「非典」病菌侵襲身體的任何東西。所以，醋的價格漲了十幾倍，因為人把它當作消毒劑來噴灑房屋，目的希望保持乾淨，同時希望將邪惡的精靈驅除出去。大蔥、香菜、蘿蔔和紅蘿蔔的價格比正常的日子要高許多倍。在那段時期，人是那樣緊張和害怕。²⁰

與「非典」中非穆斯林羣眾提心吊膽的情形相反，伊斯蘭教的教職人員對自己是伊斯蘭教的追隨者和信士則感到非常驕傲和自豪。他們認為，中國穆斯林具有保持其住所和生活環境整潔乾淨的優良習慣，比如，在每天的禮拜前他們要進行沐浴等。在「非典」時期伊瑪目的講經中，他們經常引用聖書《古蘭經》來充實穆斯林的信心。《古蘭經》說：「當時，他使你們睡眠，以便你們獲得從他發出的安寧；他從雲中降下雨水，以便洗滌你們，替你們消除惡魔的蠱惑，並使你們的心緒安靜，使你們的步伐穩健。」²¹《古蘭經》還教導說：「從第一天起就以敬畏為地基的清真寺，確是更值得你在裏面做禮拜的。那裏面有許多愛好清潔者；真主是喜愛清潔者的。」²²一則穆斯林引用的聖訓說，保持整潔和清潔是信仰的一部分。穆斯林保持家庭住戶乾淨，經常打掃自己的庭院，洗衣服，經常沐浴身子和修剪手指甲和腳趾甲。宗教禮儀式的沐浴包括刷牙、漱口、嗆鼻、如廁後洗兩竅或私處，修剪指甲等。由於穆斯林一般來說要比非穆斯林更講乾淨和整潔，因此，他們能夠積極地防止包括「非典」在內的各種傳染病的傳播。²³

²⁰ 2003年3月底當政府官員承認「非典」的新聞，同時電視台和電台作了廣播時，筆者在北京東郊市場親眼目睹的事。

²¹ 《古蘭經》(8:11)，頁132。

²² 《古蘭經》(9:108)，頁150。

²³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辦公室主任馬中平：〈穆斯林的衛生習慣與非典防控〉，《中國宗教》（2003年第6期），頁29。

在「非典」期間，穆斯林經常誦讀《古蘭經》的這幾段，把它們當作預防瘟疫傳播的武器。它們包括：「今天，准許你們吃一切佳美的食物；曾受天經者的食物，對於你們是合法的；你們的食物，對於他們也是合法的。」²⁴「阿丹的子孫啊！我確已為你們而創造遮蓋陰部的衣服和修飾的衣服，敬畏的衣服尤為優美。這是屬於真主的迹象，以便他們覺悟。」²⁵「你應當洗滌你的衣服，你應當遠離污穢」。²⁶根據這些《古蘭經》的段落教導，穆斯林鼓勵自己參加抗擊「非典」的鬥爭。「那些沒有信仰的人臨終時候，表情恐怖；而信仰者彌留時候，神態安詳。我們今天看到這種情形只是一種在社會中的放大再現罷了。」²⁷在這樣的言論後面表明，穆斯林有堅強的信心，這樣的信心充分反映在抗擊「非典」的鬥爭中。

在面對「非典」時，上海伊斯蘭教協會的副會長金宏偉阿訇在清真寺聚禮的講道中引用了《古蘭經》「以時光盟誓，一切人確是在虧折之中，惟通道而且行善，並以真理相勸，以堅忍相勉的人則不然。」²⁸「我必以些微的恐怖和饑饉，以及資產、生命、收穫等的損失，試驗你們，你當向堅忍的人報喜」²⁹等經文來激勵教民抗擊「非典」的信心。

「非典」的傳播及病源顯示了：一千多年前《古蘭經》、《聖訓》和伊斯蘭教教律學的專家認可的飲食戒律和生活方式完全符合現代科學理論的。《古蘭經》和《聖訓》以伊斯蘭教法和伊斯蘭生活方式的形式，規定了最完善的飲食習俗。因此，穆斯林在許多方面和很大程度

²⁴ 《古蘭經》(5:5)，頁78。

²⁵ 《古蘭經》(7:26)，頁113。

²⁶ 《古蘭經》(74:4-5)，頁455。

²⁷ 易葛拉欣：〈寫在「非典」春天的書簡〉，頁48。

²⁸ 《古蘭經》(103:1-3)，頁482。

²⁹ 《古蘭經》(2:155)，頁17；參見金宏偉：〈健康與人生〉，《上海穆斯林》臥爾茲專集第1期（2004年），頁2~3。

上免於「非典」的傳播，特別是通過他們個人和社團的衛生和福利制度的好習慣。在伊斯蘭教法中選擇被允許食用的肉類是雞、鴨、鵝、大雁等家禽；至於動物方面，比如牛、羊、鹿、獐子、駱駝、兔子及水中的各類魚。除了《古蘭經》規定的肉類以外，有些動物和海產品，根據伊斯蘭教法是不能食用的。比如鷹、鶲、狼、豹、熊、猴、狐狸、狗、烏龜、蛇和蛤蟆等，這些為《古蘭經》所禁止食用的兇猛動物有許多種實際上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珍稀野生動物。所以，一千多年前，伊斯蘭教法已經在其飲食戒律中為我們規定了正確可行的方法。³⁰

甘肅是中國西北部的一個省分，住上眾多穆斯林。該地區比較貧困，衛生條件很差。在抗擊「非典」鬥爭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閔家橋清真寺的教長蘇廣林指出：穆斯林民族注重清潔衛生。伊斯蘭教倡導的衛生習慣和合理飲食習俗是防止病毒蔓延的有效手段。這些教職人員要求穆斯林應當不懼怕這場瘟疫。從和平台清真寺來的阿訇包學林，從錦雞嶺清真寺來的伊瑪目治鈞剛、從柏樹巷中寺來的伊瑪目韓建國、從鹹溝沿清真寺來的伊瑪目馬正元等在講道中引用《古蘭經》的經文，強調穆斯林必須在他們的信仰方面堅定和團結，而不要害怕這場災難。他們要求穆斯林負起責任，以科學手段防止「非典」的傳播。他們爭辯說，伊斯蘭科學能夠發揮關鍵的作用，這因為它們在飲食習俗、衛生和健康方面汲取了優秀的傳統而具有深厚的資源。穆斯林必須準備長期作戰，將「非典」拒諸門外，甚至防止瘟疫捲土重來。³¹

³⁰ 馬斌武：〈從非典談伊斯蘭教飲食律法〉，頁18。

³¹ 參看中國共產黨中央統戰部的網站：www.zytzb.org.cn/dfxx/gansu/zongjiao/80200406210204.htm

如果穆斯林生病了，他們不會去朝拜偶像、行巫術和占卜。他們向真主默默的禱告同時，還會到醫院接受醫生的治療。如果一位穆斯林生病了，病得很厲害，瀕臨死亡，那麼他應該坦然接受命運的安排，因為這是真主前定的，這樣他就不怕死亡，所以在心靈上就沒有沈重的心理負擔。³²

穆斯林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了真主，接受命運降臨的一切。反之，非穆斯林或沒有信仰的人如果突然感染了疾病，則感覺是巨大的厄運。沒有信仰的人生病時，會對疾病非常恐懼和敏感，以至不願意提起其疾病，甚至對疾病本身這個事實都諱莫如忌，不願提起「病」這個詞。然而，穆斯林知道憂心如焚或焦思竭慮不僅沒有任何益處，反而使得病情惡化，應該尋求「色白布」（阿拉伯文音譯，即機遇、機會、措施或方法）來治療傳染病。³³所以，在危機時，穆斯林與不信仰者的反應截然不同。這樣明顯的差別反映了他們對宗教的不同態度。以比較的角度觀察，伊斯蘭教的教職人員試圖顯示，非信仰者比信仰者自詡更傾向從科學出發，而非穆斯林總是批評宗教信仰者是反科學的，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三 穆斯林如何運用伊斯蘭教義應對「非典」？

穆斯林把抗擊「非典」的鬥爭形容為一場沒有硝煙和槍聲的戰爭，因此與「非典」的搏鬥要求穆斯林作好最壞的準備，同時也隨時接受真主的賜予。清真寺教長在講經中經常以《古蘭經》經文告誡穆斯林同胞：「不得真主的許可，任何人都不會死亡；真主已注定各人的壽限

³² 2003年4月29日下午筆者對北京東四清真寺走訪和個別鄉老對「非典」事件的評論。

³³ 馬明良：〈心理衛生〉，《穆斯林通訊》（2003年8月），頁4。

了。誰想獲得今世的報酬，我給誰今世的報酬；誰想獲得後世的報酬，我給誰後世的報酬。我將報酬感謝的人。」³⁴「凡你們所享受的恩惠都是從真主降下的。然後，當你們遭難的時候，你們只向他祈禱。」³⁵

然而，為了制服恐懼及贏得打擊病毒的勝利，阿訇告誡穆斯林必須時刻牢記真主和他的教導：「通道的人啊！你們當為自身和家屬而預防那以人和石為燃料的火刑，主持火刑的，是許多殘忍而嚴厲的天神，他們不違抗真主的命令，他們執行自己所奉的訓令。」³⁶「眾人啊！你們應當敬畏你們的主，復活時的地震，確是一件大事。在那日，你們看見地震下每個乳母都被嚇得忘記了嬰兒，嚇得每個孕婦都要流產；你把人們看成醉漢，其實他們並非是醉漢，而是因為真主的刑罰是嚴峻的。」³⁷「通道的人們啊！我將指示你們一種生意，它能拯救你們脫離痛苦的刑罰，好嗎？你們信仰真主和使者，你們以自己的財產和生命，為真主而奮鬥，那對於你們是更好的，如果你們知道。他將赦宥你們的罪過，並且使你們入下臨諸河的樂園和常住的樂園中的許多優美的住宅，那確是偉大的成功。」³⁸

除了引用《古蘭經》和《聖訓》作為在阻止瘟疫蔓延時增強信心的精神武器外，穆斯林還採取了實質的措施試圖根絕「非典」。「非典」爆發及飛速傳播後，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迅速地向全國各地方的伊斯蘭教協會發出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它們下定決心阻止「非典」蔓延。其中一項措施是縮短星期五聚禮時間，以避免大批人被「非典」病毒感染。在「非典」大肆侵吞人民生命的地區，清真寺和宗教場所被責令臨

³⁴ 《古蘭經》(3:145)，頁49。

³⁵ 《古蘭經》(16:53)，頁205。

³⁶ 《古蘭經》(66:6)，頁440。

³⁷ 《古蘭經》(22:1-2)，頁252。

³⁸ 《古蘭經》(61:10-12)，頁433；湖南省一清真寺的阿訇呂運昌：〈預防勝於治療〉，《阿敏》（2003年第2期），頁39。

時關閉，以遏止「非典」病毒傳播。公開信還告誡穆斯林焚化那些因「非典」而病故的屍體，不必按照伊斯蘭教的喪葬儀式和掩埋慣例處理。如果按照常規程式，將會使更多人感染「非典」。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這封公開信解釋了這樣的做法完全符合伊斯蘭教教義和伊斯蘭教法。³⁹

人最大的恐懼就是死亡，因此死亡煥發了人的宗教情結和對命運的感悟。中國穆斯林認為，這在「非典」案例上尤其如此。楊會營阿訇引用《古蘭經》：「每個人的前面和後面，都有許多接踵而來的天神，他們奉真主的命令來監護他。真主必定不變更任何民眾的情況，直到他們變更自己的情況。當真主欲降災害於任何民眾的時候，那災害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們絕無保佑者。」⁴⁰ 還引用了一則聖訓：「瘟疫是對前代人的懲罰。當你聽到某地有傳染病發生時，你們不應該去那個地方。如果瘟疫發生於你居住的地區，你不應該恐懼地逃跑。」⁴¹

甘肅省府蘭州的伊斯蘭教經學院制定了六項規定來防止「非典」傳播到甘肅。有關措施包括封閉經學院的校園，將經學生與外界隔離，經常清掃學生宿舍，學生暫時不應參加所有跨地區的宗教活動等。⁴²

號稱中國伊斯蘭教中心或小麥加的臨夏市的清真寺教職人員及積石山縣和臨夏縣的阿訇一致同意，為了避免「非典」，應該啟動特別的措施，比如，在清真寺噴灑消毒劑，暫時終止每天在清真寺舉行的禮拜和星期五的聚禮儀式；如果有必要，對在「非典」時期亡故的穆斯林遺體進行火化處理。當然，火化屍體在伊斯蘭教的喪葬習俗上肯定不符合

³⁹ 秦非：〈獻愛心以抗非典，重踐行以促適應〉，《中國宗教》第6期，頁18。

⁴⁰ 《古蘭經》(13:11)，頁187～188。

⁴¹ 《聖訓珠璣》，第1433段，轉引自楊會營：〈「非典」時期的沈思〉，《上海穆斯林》（2003年第1-2期），頁44。

⁴² 參見中國共產黨統戰部網站「甘肅省·宗教」欄目新聞報道：www.zytzb.org.cn/dfxx/gansu/zongjiao/80200406210204.htm

穆斯林的習慣。然而，臨夏的穆斯林堅持支援這些措施。⁴³ 阿訇甚至從《古蘭經》中引經據典試圖獲得廣大教民的同意。⁴⁴

2003年6月5日，蘭州各清真寺的阿訇和教職人員在甘肅省伊斯蘭教協會組織的研討會上承認，「非典」災難的爆發和急速蔓延向中國發出了巨大的挑戰，使人民的生命和財產蒙受了嚴重損失。⁴⁵ 黑阿訇和馬教長在臨夏的清真寺聚禮的講經中，把伊斯蘭的生活方式講解得非常明晰。穆斯林認為，在抗擊「非典」中按照伊斯蘭生活方式所採取的預防措施非常有效。⁴⁶

根據安徽省伊斯蘭教協會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李慕唐先生的報告，靠近經濟最發達地區長江三角洲的安徽省有四十三萬穆斯林人口，二百所清真寺。在抗擊「非典」的鬥爭中，安徽省伊斯蘭教協會要求省內的所有清真寺採取措施，把感染「非典」病毒的病人與其他羣眾嚴密隔離。教長告知他們的教民：對在醫院內死於「非典」的穆斯林病人遺體進行焚燒，是符合伊斯蘭教和穆斯林傳統的。各清真寺的教長在事後的講經和聚禮日的宗教演說中還傳播醫治「非典」的科學知識。⁴⁷

西安三寶雙喜集團公司的總裁、穆斯林沙鵬程先生命令其公司所屬的工廠生產醫治咽喉炎和肺、呼吸道疾病的中藥，然後將這些中成藥免費在西安市的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區中派發。⁴⁸ 在「非典」猖獗時期，

⁴³ 同上，參見網站 www.zytzb.org.cn/dfxx/gansu/zongjiao/

⁴⁴ 比如他們引用《古蘭經》第9章第108節的經文來撫慰信眾，以取得他們的諒解和支持。

⁴⁵ 參見中國共產黨統戰部網站：www.zytzb.org.cn/dfxx/gansu/zongjiao/80200406210204.

⁴⁶ 易葛拉欣：〈寫在「非典」春天的書簡〉，頁48。

⁴⁷ 參見安徽省政府網站2005年4月20日的文章：www.ahzx.gov.cn

⁴⁸ 西安伊斯蘭教協會主編：《伊斯蘭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頁26。

北京許多清真寺被指令關閉，禁止舉行宗教儀式。阿訇和教職人員告誡穆斯林羣眾呆在家裏履行禮拜和其他宗教儀式。⁴⁹ 在穆斯林社區內實施這樣的隔離，目的為阻絕「非典」病毒從一地傳播到另一地。

一位穆斯林對真主的僕人所做的預防「非典」的工作總結出三項經驗：(1) 保持衛生方面的良好習慣，因為安拉喜悅那些純潔（衛生乾淨）的人。(2) 在飲食上保持良好的習慣，比如禁食豬肉、血液及自死和病死的動物的肉。(3) 培養健康的身心素質，有正確的心態。⁵⁰ 另一位穆斯林討論了他個人抗擊「非典」的經歷。倘若人思考穆斯林如何應對「非典」這樣的災難，他應該回答這些問題：「第一，穆斯林應該捫心自問：是否我們違反了真主在《古蘭經》中為我們規定的禁令和法律了嗎？我們是否完全忘記了真主的教導和造物主的大能了嗎？我們是否遵照了先知穆罕默德指引的道路了嗎？我們是否遵守了政府規定的法律了嗎？第二，不要恐懼！我們必須相信真主的力量和萬能，真主為每一個人定奪了命運。我們必須相信真主的前定。第三，如果我們被病毒感染，我們必須依賴真主和尋求機遇獲得醫療。第四，我們需要對生死問題有十分分明的世界觀，在「非典」問題上遵守政府制訂的規定。對穆斯林來說，接受對屍體進行火化而不搞伊斯蘭教禮儀活動是非常困難的。然而，我們必須採取措施來防止「非典」的發生。」⁵¹ 穆斯林毫不存疑地認為，真主能夠保護信士，真主有足夠的手段來制服邪惡。

⁴⁹ 這是我基於對北京東郊的八裏莊清真寺的兩次訪問所作的觀察，和我當時（2003年5月末）與清真寺的阿訇所作的交談。實際上，那時候的訪問沒有獲得北京市政府的許可，然而，清真寺的阿訇仍然友好地接待了我，並與我長時間交談。該阿訇告訴我，北京所有的清真寺必須採取這樣嚴格的措施以避免「非典」進一步擴散。

⁵⁰ 《中國穆斯林》雜誌副主編馬利強：〈從災難中獲得教訓和啟示〉，引自《中國宗教》（2003年第6期），頁30。

⁵¹ 一梓：〈衛生和「非典」〉，頁4。

四 從「非典」看伊斯蘭教和科學的關係

即便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的政策已經有三十年，但一般社會輿論仍然認為「宗教是落後、反科學、與迷信相聯繫」的東西。儘管國家憲法保障信仰宗教和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但人對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負面的。這種矛盾現象明顯地根源於長期的思想意識形態簡單化的結果，和文化大革命左傾路線的影響還得不到徹底肅清的緣故。許多國人，特別是年輕人把宗教看作是完全消極的東西，與科學勢不兩立。絕大多數國人還認為宗教根本性地阻遏了中國向現代化前進的步伐和社會進步。然而，2003年「非典」事件證明上述的想法完全不符合事實和錯誤。

許多伊斯蘭教的教職人員認為，他們的宗教與科學沒有矛盾。他們認為伊斯蘭教在歷史上從來沒有持有反對科學的立場。根據上海伊斯蘭教協會會長、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委員會委員白潤生阿訇的觀點，伊斯蘭教總是尊崇科學，並對科學家非常尊敬。基督教在中世紀時期曾經設立「宗教裁判所」來迫害科學家，並對科學嚴加反對。但伊斯蘭教則不然，自它在西元七世紀興起後，許多穆斯林將他們的智慧和天分貢獻給科學，並發展了燦爛的伊斯蘭文明。穆斯林認為在科學與伊斯蘭教之間沒有任何界線。在伊斯蘭文化中包含了許多科學因素和科學真理。

《古蘭經》的經文包括了許多科學內容和指示。⁵² 在《古蘭經》和《聖訓》中有許多關於宇宙學的科學說明、宇宙法則自然現象的正確解釋、衛生學方面的良好方法，在治療發燒和疾病方面指示蜂蜜的功效，還闡述了生理學的知識，天文學理論及其他知識。⁵³

⁵² 2005年10月12日下午白潤生阿訇應邀來上海師範大學作「伊斯蘭教與現代科學」的講座時，從與他的談話中，我得到這樣的感想。

⁵³ 參見Nasr, S. H.: *Islamic Science: An Illustrated Study* (World of Islam Festival Publishing Co. Ltd, 1976).

在「非典」時期，一位穆斯林引用了一則聖訓：「穆罕默德教導說，安拉對每種疾病設置藥方，你們不要禁忌治療。」先知穆罕默德還說：「安拉降甚麼病，必降甚麼療法。」「凡病皆有藥治，托靠安拉，對症下藥，藥到病除。」⁵⁴

另一方面，穆斯林積極地運用科學方法和現代醫學來參與抗擊「非典」的鬥爭。在兩所軍醫大學學習的回族兩姐妹被派送到北京小湯山醫院為「非典」病人進行急症醫療。這兩位回族姐妹大學生恰好是來自陝西省咸陽市一個穆斯林家庭。那時，她們發揮出自己在高等教育中學到的醫學知識來醫療「非典」病人。全國的穆斯林聽到了這則新聞後，都為這兩姐妹祈禱。⁵⁵

對一般穆斯林羣眾來說，科學就體現在伊斯蘭教中。如果他們遵照伊斯蘭教，他們也就遵行科學之路。比如，伊斯蘭教告誡人不要食用不潔淨的肉，即是豬肉和自死、病死的牲口的肉。伊斯蘭教還嚴禁食用血、狗肉和凶禽猛獸的肉，因為這些東西有可能誘發傳染病。吃果子狸肉就引起了「非典」的病毒。《古蘭經》告誡人飲食節度，不要暴吃暴喝，勿生活奢侈和浪費。伊斯蘭教強調保持衛生狀況、禮儀純潔和做大小淨的重要性。伊斯蘭教要求人關注生態環境的保護。按照穆斯林學者的觀點，事實上，《古蘭經》比現代科學要更早發現避免折磨人類的傳染病傳播的方法和預防措施。《古蘭經》事實上已經為科學發展鋪平了道路。它的衛生學措施是公共衛生的成功保障。

中國的伊斯蘭教職人員在2003年春天即「非典」肆虐時期引用的許多《古蘭經》經文和聖訓內容，後來成了穆斯林在抗擊「非典」鬥爭的科學格言和警句。阿訇和伊瑪目的講經中對《古蘭經》經文的長篇解

⁵⁴ 易葛拉欣：〈寫在「非典」春天的書簡〉，頁47。

⁵⁵ 蘇萌：〈小湯山「防非」姐妹花〉，《穆斯林通訊》（2003年7月），頁7。

釋，蘊含科學知識和醫學知識，它們成了有趣的宗教教義探討素材。在「非典」危機期間，伊斯蘭教職人員所作的宗教教義探索，不僅為中國穆斯林社團實行的預防「非典」的措施形式帶來了貢獻，而且還極大地幫助了非穆斯林羣眾理解伊斯蘭教教導的正確性以及伊斯蘭教衛生學中蘊含的科學真理。非穆斯林羣眾也知道了伊斯蘭教或宗教與現代科學是相適應的。這樣的探討在某種程度上促進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相互理解，還促成了新形式的公共輿論，即宗教並非反科學的，相反，宗教是對科學的輔助，甚至宗教包含科學，宗教指導科學。

五 結論：宗教與科學在維繫社會和諧中具有同步作用

歷時不到一年的「非典」大瘟疫像災難般危害中國，但同時它還給人上了一堂生動的課：不是宗教引起了病毒，相反，是失卻了信仰的後果引起了這場傳染病。宗教在保護生態環境和營建人類生活的美好家園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實際上，像伊斯蘭教這樣的宗教在防止病毒傳播方面已經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伊斯蘭教為穆斯林社團提供了一種科學而又健康的生活方式。北京的一位穆斯林以這樣的言辭作了評論：「非典」事件揭示一項顛撲不易的真理：伊斯蘭教是科學之路，是引導人通向幸福目標的正確道路。⁵⁶

最後，「非典」事件已經展示了：像「非典」這樣的災難不可能撼動中國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社團的基礎。中國的伊斯蘭教有自己獨特的信仰體系，絕大多數穆斯林認為這樣的信仰制度是科學真理。中國穆斯林所瞭解的伊斯蘭教在其教義方面是與中國文化相匹配的，也具有靈活性，它在解決「非典」危機中起了輔助的作用。「非典」還在信仰（科

⁵⁶ 2003年5月7日下午筆者採訪北京通州清真大寺時，一位經學生發表了這樣的思想。

學）與迷信之間、信仰者和失卻信仰者之間顯示了持續的對峙狀態。它還在正確的生活方式與腐敗的生活作風之間顯示了不斷的鬥爭，顯示了正義和邪惡之間的衝突。「非典」沒有削弱中國穆斯林的信仰，相反，它在維護中國穆斯林的伊斯蘭傳統和穆斯林認同感方面加強了精神上的堅定作用。「非典」事件在一個目前物質主義思想四處蔓延的社會中重新喚醒了穆斯林對伊斯蘭教是科學之路的理解。通過「非典」事件，中國的穆斯林再次清楚地認識到：沒有一種力量和動力能夠動搖他們的伊斯蘭教信仰，因為伊斯蘭教是一個科學的宗教。「非典」危機從另一個角度告訴我們，與科學發展一樣，伊斯蘭教在維護社會和諧方面也可以作出積極的貢獻。

摘要

歷時不到一年的「非典」大瘟疫像災難般危害中國，但同時它還給人上了一堂生動的課：不是宗教引起了病毒，相反，是失卻了信仰的後果引起了這場傳染病。宗教在保護生態環境和營建人類生活的美好家園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事實上，像伊斯蘭教這樣的宗教在防止病毒傳播方面已經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伊斯蘭教為穆斯林社團和民族提供了一種科學而又健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伊斯蘭教和科學同樣能在維護和諧社會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ABSTRACT

The SARS plague in less than one year endangered China as a catastrophe. However, it drew a livingly lesson for people: it is not religion causing the virus rather it is the consequence of losing faith that caused this disease. Religion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n building the beautiful garden for human life. Eventually, religion such as Islam has fulfilled a very good function in preventing the disease from further spreading. Islam has provided a scientific and healthy way of life style for Muslim community and its people.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resembling with science Islam can exercise its positive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a harmonious society.